



近代湘人笔记丛刊

星庐笔记

星
庐
笔
记



I262.52/4

星庐笔记

李肖聃著 绛 希点校

岳麓书社

一九八三年·



星庐笔记

李肖聃著

绛希点校

责任编辑：胡渐逵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8,000 印张：3.5 印数：1—7,800

统一书号：11285·11 定价：0.30元

序 言

李肖聃先生（1881—1953）原名犹龙，字肖聃，中年以后，以字行。别号西堂，又有星庐、桐园、亟斋、灵岩、天武等笔名。世为湖南长沙县（原名善化）人。于一八九八年（戊戌）考取秀才。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学，直至一九一一年始结束留日生活归国。初在北京、湖南两地为各报馆担任撰述。一九一三年梁启超任司法部部长，以先生为秘书，有时为梁公代笔，至收入《饮冰室文集》中。一九一七年返湘以后，一直任教于长沙，先后在湖南大学及专科学校讲授文学史，又兼任公私立中学国文讲席，湖南后辈鲜不蒙先生教益者。抗战期间，北平民国学院迁至宁乡，曾聘请先生任文学系主任兼教授。抗战胜利后，仍回湖南大学任教。

李肖聃先生秉性刚正，外和内介。解放前，不乐从政，屡却政界要人之聘。生活清苦，专恃教书卖文为活。解放前两年，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成立，先生与杨树达教授同任《艺文志》之编纂委员。解放后，湖南军政委员会聘请先生为顾问。先生虽年老多病，亦间常出席省人民政府召开之会议。毛泽东同志与先生长女淑一通讯时，必同时致候先生，且关心先生之生活情况。

李肖聃先生是湘中著名学者兼教育家，大半生尽瘁于教学

与古文辞之钻研。杨树达教授推许先生“博涉书史，能为文章”，曾有诗赠先生，中有句云：“官禄自贫文自富，天公终竟是怜才。”章士钊亦赞叹先生骈俪之文真“振采欲飞”，而先生不自表襮。综其一生事业，可以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二语概括之。

先生治学谨严，有志经术，笃好《说文》，评改学生课卷，于文字点画每绳以六书，毫发不遗。其秉性严正，可于此事见之，先生之文章取法汉魏，俯视唐宋八家。既多识海内通人，所纂述范围亦极广泛。尤于乡邦文献掌故，夙所留意。对于清代咸、同以来人物及史事罗列胸中，可谓元元本本，殚见洽闻。今天党中央号召整理古籍，编辑地方志及文史资料，此《笔记》实堪称有参考价值之书。书中所述政界变迁，名人佚事，前代掌故，学术源流等等，皆系先生根据耳闻目睹及当时感受，秉笔直书，无党同伐异之见，向壁虚造之言。当然，由于时代局限，某些论点，不免保守，读者可以择善而从，似无庸赘论。

先生全部遗稿，除早年译著及在各报章刊载者外，存于家者尚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亟斋日记》、湘中学人著作提要及文集等，有待今后陆续选刊。

何泽翰 一九八三年一月

自叙

余自戊戌读书城南书院，以论学为杂记，别以记事为日记，宁乡钱先生维骥称之。其后出游于外，杂记遂废，第作日记而已。民国元年游京师，始为《泉山丛话》、《云门漫话》、《西堂闻见录》、《都门杂记》各若干卷。六年后，居长沙，复为《思贤日记》、《灵岩日录》、《亟斋日札》各若干卷，而《思贤》所记较久，文字独多。时异说朋滋，而予多持正论；语体周布，而吾独用文言。章士钊游欧洲，阅《湖南日报》所登，决为予作，谓此时卓立于风气之中，不为所移，非予而谁也？时有小生，署曰苏哥，投书《民治日报》，深诋吾文，其言至妄。而友人方表以书抵予，复讥予固拒新说，主盟旧学，不达于时，用是慨然不复撰录。而湘中好读吾文者，日以先睹为快，一或间断，群诘其由。亡友傅君熊湘，至谓《思贤》辍笔，河不出图，而斥恶少之訾訾鄙人为蜉蝣撼树，太不自量。慈利吴翁恭亨，亦称余博识孤诣，日启众疑，而惜余之未得久于其事，不能举一世鄙俗之文而返之雅正。而巨人长德，曲学阿世，且忍献媚小生，随风而靡。欧游心影之录，清华讲演之集，所以謏闻动众者，不惜低首于群儿，逐响于众好。而中国之文气日衰，圣风愈塞矣。

二十一年，丧我淑俦，无高柔之爱玩，有奉倩之神伤，不复措意于文词，垂神于论著。战事既兴，藏书移乡，杂报、丛稿，寄于城北龚宅，文夕大火，巨麓同烬。六年以来，刻意学诗，日赋一章，载之日记，而笔语亦久未复作。世乱愈深，吾年垂老，窜居山洞，追忆旧闻，共得百章，录成一卷。在昔浚仪博识，有《困学》之编；昆山笃古，有《日知》之录。莘楣十驾以养新，潜邱纠谬而多得。是皆驰英声于学海，郁文采于翰林。吾于诸公，无能为役。然而弱年渡海，读《龙威》之秘书，壮岁旅京，司凤台之翰札。多见老辈，粗究国闻，可以补野获之编，备湘山之录者，信多有之。昔袁珏生太史主修清史，乞余撰大臣传，介郑沅叔进致意，而吾以弟丧南归，不得稍留。民国十八年，湖南续修通志，京湘故旧，以余名列分纂，亦以世变，未能开局。近年醴陵、宁乡、宁远、东安，皆礼名士修辑县志，而吾长沙兵戈扰攘，未暇事此。近且沦为异域，二三文彦，死亡略尽，终不得秉笔撰述，以成汗青之功。然则士生乱世，欲立言著论，以希未来不可知之名，亦皆有命，不可强几，非第其人之才学不足任此而已。近杨树达遇夫书来，述某生言，蜀人见吾笔记，多相倾倒，以谓文章自有真价。曹子建言“文之佳恶，吾自知之。”凡所纪述，多关文献，非欲雕琢曼词，以哗众取誉也。

甲申七月十六日

星庐笔记

予族世为武夫，先六伯父从湘军，战死安徽杨梅村。家人语曾国藩起乡兵，灭洪氏，第知其武烈而已。丁酉读王氏《古文辞类纂续编》，始识曾氏能为古文。次读其《经史百家杂钞简编》、《鸣原堂论文》，而知其持论与姚鼐小有同异。从公孙广钧所见《古文四象》钞本，曾有评识，与吴汝纶所传稍殊，此曾氏未定之本也。从女仲容，雅善为文，每作一篇，合乎古度。某年适何，予手批《求阙斋文集》以为套具。每论曾文，整练出于班书，藻丽本于《文选》，而雄深沈博之度，又出自庄周、司马迁，于唐、宋八家，则于退之、介甫二家为近。故吴南屏谓其气力在庐陵、震川之上。章炳麟平生诋曾，轻其通俗不学，顾称其文章壮美，盖诚得阳刚之精者。门人惟吴汝纶与张裕钊工力差同，薛福成、黎庶昌非其伦也。其子纪泽，小学训诂突过其父，而文笔不能嗣其家。其子广钧，骈词诗歌博丽绝伦，而古文则下笔全无法度，乃知马谈之有子长，叔皮之有孟坚，延年之有浚、测，明允之有弑、辙，为名家难得之福也。

予儿时读书，即闻曾广钧重伯有圣童之誉，年十六而入翰林，与左文襄言海国事，惊其远略。潘祖荫、翁同龢辈，谓其名业当继文正而起。薛福成论荐使才以与江标同称。吴大澂

疏请率湘军东征，以为右翼翼长。东事既定，广钧流落江湖，与诸名士饮酒酣歌，以为笑乐。中有典郡之命，亦不到官。王闳运作书规之，谓才望门地，海内无两，贵人镇俗，宜以瞿、张为法，盖惜其不自矜重，未能如文慎、文达也。为诗文，词气古奥，所用故事，闳运多所未憬，然不谓其佳也。自言平生不薄类书，临为文，杂陈故记，取其隐僻难识。钱中书常督其不师文正，而师闳运。然湘绮之文，开卷朗然，其高雅非重伯所几也。袁世凯称帝，湘军后裔上劝进表，盖与扬雄《剧秦美新》相似，文人末路，古今同慨。其卒也，予撰联挽之云：“英略为薛庸庵、吴濠斋所钦，皇华论使，羽扇临军，海水正横飞，公孙憔悴伤家国；才力出结一庐、越縵堂而上，少号圣童，长为词伯，风流谁嗣响，湘天牢落对乾坤。”友人曾星笠深许其工云。

长沙郑沅叔进，甲午，弟三人及第，以翰林侍讲入值南斋，外简四川学政，承其父幼惺秀才业教之学。尝手书其《独笑斋金石题跋记》一卷，印以行世。于古文始学欧公，夷犹冲淡而有秀杰之气。诗宗大苏，顾不多作。民国二年癸丑，梁任公修褻于北京三贝子园，故清孝钦后驻蹕之所也。叔进赋诗云：“曾侍东风玉辂尘，曾观楼外草如茵。玉床象笏无人识，输与游人作褻辰。”意有深慨也。顾为总统府秘书。及袁世凯称帝，叔进乃移疾力辞，袁克定百计挽之不起。人问其故，叔进言：“吾常供奉内庭，多识内监，使吾再侍新帝，彼辈谓此人又来，将何面目以见之耶？”作书，篆、隶皆工，晚尤精进，资以自给。犹太人哈同，富而好文，开馆上海，优礼耆贤，月有廩俸。叔进老病，手不能书，嘴不能言，哈同之妻某，犹敬礼不衰。

予于壬子入都，始与相见。劝予学佛，予方肆览文史，辞以末暇。叔进持论闳通，早登华选而深斥帝制，出身旧家而乐闻新说。常所赞诵，此土惟庄周之书。心尤归仰释尊，谓其广大精微，非周、孔所及。以语诸友，惟湘乡李希圣，亦无深可其说。而惜予博极群书而不能闻道，又谓吾文笔力近弱。予方以雄健自豪，闻其言嗒然自丧。后十九年，与叔进重见金陵，则已年垂七十，白发颓然。又十余年，予方发大心修玄业，而叔进没于沪上矣。予作诗挽之云：“曾陪玉辂侍金门，自检朝衣有泪痕。南国简书承帝命，西方贝叶见天根。怜予质钝难闻道，嗟予悲深暗不言。劫后一棺悬海上，湘山谁为返羁魂？”

叔进文字惟《中国学报》著录数首，《寒山诗钟集》载其联句。代袁世凯作吴芝瑛《小万柳堂写本首楞严经序》，最其经意之作，文云：“佛法至南北朝，号为极盛，于时《法华》、《楞伽》、《华严》诸大经教义流行遍于海内，惟《楞严》至李唐始入中土，最为晚出，所谓纯用第一义谛示圆融之大定者，诚非斯经莫属。今本皆题般刺密帝译，弥伽释伽译语，房融笔受。然考诸传记，尚有怀迪、惟慈等，皆云亲译是经。盖梵文浩博，殊音异字，审勘维艰，知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卒业也。释氏立教，深广无涯，后人各以所得自为宗派，如《法华》则因龙树中论因缘一偈创立三观，至天台智者亲证灵山三昧而其道大显。今之习禅定者，罔不由之。《楞伽》则自达摩东来，手授慧可，六传而分南北二宗。然其旨不在立语言文字。迨南岳青原而后一花五叶，竟符前记。此教外别传之法，陈义至高。禅宗心印，于斯而极。《华严》译自晋时，光于唐世。自杜顺至圭峰，别立

华严，五祖十门六相，推阐无遗。独《楞严》一书，十余年来注释至多，而未闻有人由之修证以别树一帜，与诸宗相颉颃，亦圣经之憾事也。余尝观其第五卷以后，叙二十五圣，各述最初成道从何根入，且谓此界众生，主求无上道，何方便门得易成就。于是文殊师利承旨说偈，极推观音反闻为圆通第一，则是闻思为此经之要领，应此土之机缘，读者不察，往往以止观之义释之，虽于佛理无悖，而于经义实乖，又奚怪得其门者之无人哉？吴女士芝瑛夙耽禅悦，发愿宏大，手抄此经全部，将于西湖北峰造十三级浮图以贮之。廉君泉比持写本来京乞言，余因略述此经大旨，使世人因之以推阐遗法，兼以赞女士写经之功德，则大愿尤不可思议矣。至女士书法，久负当代盛名，初学董文敏，得其神韵，嗣习崔敬邕墓志，及写此经，自谓有得于元公、姬氏二志笔意，五百年后自有定论，可无赞焉。”中华二年，有《名人文钞》载叔进《原天》、《答湘中友人书》二首。

湘潭杨度哲子，原名承瓚，甲午年十八，以监生中顺天乡试。归事王湘绮先生，与其妹叔姬庄笃志学诗，于歌行致妙，与陈完夫、夏午诒寿田辈号为王门高弟。旁治诸经，得其义法。光绪丁酉，新会梁启超卓如来主湖南时务学堂，以《公羊》、《孟子》教授湘中子弟，哲子尝至堂与梁辩论，各张师说，不相让也。戊戌政变后，梁居横滨，主《新民丛报》，负世重名。哲子时游东京，与嘉纳治五郎论中国教育，多所主张。复以诗赠梁，有“道远志不逮，名高实难副。古时学者心，栗栗惟兹惧。猗予新会子，夙昔传嘉誉……”诸语，梁采入《诗界

潮音集》，复为和章，词意殷拳。哲子《游箱根》诗有“万山拱翠来迎我，一月当空出照人”之句，卓如赞其道心增进。作《湖南少年歌》，卓如称欲观纯粹之湖南人，请视杨哲子。复为杨氏音书广告，夸于人人。其时二人相与，天下之至好也。

时东游学生众万余人，立宪、革命二党朋分，梁立政闻社以为党部，立《国风报》宣其主义。杨立宪政公会，别出《中国新报》，著金铁主义十余万言，皆主君主立宪，以与革命党抗。于时清廷方预备立宪，以梁有党禁未解，未遽召用。张之洞、袁世凯乃请超授杨以候补四品京堂，在宪政编查馆行走。杨乃草疏密陈：“逋臣梁某，学识才望，超越等伦。请旨特赦召用，一新耳目，以示朝廷实行立宪之诚意。”疏入留中。民国二年，梁自日本反国，旋入熊希龄内阁为司法总长，杨时以参政留京，旧好未绝也。

帝制议兴，杨著《君宪救国论》，议戴袁世凯为皇帝，持以告梁，谓君若反对帝制，势必出亡，使国受损，于事无补。梁言吾于亡命有经验，逊词拒之，杨乃拂衣而去。梁旋作书致杨云：“政见虽殊，交情不改。昔贤芳躅，吾岂敢忘？”著文论国体问题凡数千言，登之上海《中华杂志》。复走云南，赞蔡锷起兵讨袁。袁败，梁请惩罪魁，梁、杨交情始裂。及梁疾病，杨思往候与诀，所亲尼而止。

然杨以文章自负，谓此事不外说理、论事、言情，说理之文，吾不如雷道亨；言情之作，吾不如梁卓如；至于论事，则挟贾、晁廉悍之气，驱苏、王明辨之词，吾于诸贤，未能多让。故杨之挽梁云：“人皆欲杀，我独怜才。”犹以文言也。然

梁自谢政以后，往来南北，多所著书。虽未能精思极意，上掩古人，然閎才通识，海内同称，其九牧大名，非虚致也。杨自中年不好读书，晚年欲修国史，《失地》一篇，已十余万言。又遁情禅悦，以自消遣。卒以饮醇近妇，自陨其生。盖杨之才气，较大于梁；而梁之博览古今，非杨所及也。吾以文字获事二公。于梁有挽词，而杨为作家传。

义宁陈右铭侍郎，以举人上书曾文正公论江西政要，曾公目为天下奇士，礼之幕府。后以古文质于曾公。又称其激昂骏快，有陈同甫、叶水心诸人之风。又称陈志节嶙峋，器识闳达，又能虚怀取善，兼揽众长。其后巡抚湖南，招引英豪，推行新政。及戊戌政变，坐公滥保，斥废，居西山。自筑靖庐，自署其门有“天恩与松菊，人境拟蓬瀛”十字。又赋诗云：“西山高处暮烟飞，绝顶苍茫入翠微。彭蠡连江烟漠漠，匡庐溅瀑雨霏霏。乘鸾仙子今何在？跨鹤王乔去不归。四望渺然人独立，天风为我洗尘衣。”其意洒然有以自得者。郭复初谓侍郎于家居时，尝自悔为诸少年所误，恐非其实也。

公子三立伯严，以吏部主事奉亲家居，随侍湖南，赞行大政。亦以戊戌年革职。伯严自弱岁名能古文。光绪元年序《鲁通甫集》，年才二十，文已斐然。其后为席宝田传及《先府君行状》，则充然大篇。晚居金陵、上海，日课一诗，有《散原诗存》若干卷。梁璧园焕奎谓伯严诗文初无宗主，中年文拟庐陵，诗宗山谷，其原皆出江西。予谓近世论诗宗黄，倡之者湘乡曾公，大之者伯严也。所谓词雄而思深，非同时辈流所及，固为一大

家，江湖已有传本，顾其文未有专集。予于蒋瑞藻《古文润类纂新编》中钞入多首。而某氏所辑《续名人碑传集》，则于故志纪载特多，又于黄国厚许，得其抄册凡数十篇。其晚岁以清室遗臣自居，作《张勋碑》，直书其复辟时官爵无所忌讳。然于民国权要以诗文相质者，亦不拒之。胡汉民作《不匮室诗集》，为之题词。谭延闿死，为挽章云：“家训守黄门，莫问大名垂宇宙；天才追玉局，尚留遗咏挂匡庐。”上赞谭不继娶，下则美其诗才也。长子衡恪，字思曾，游学日本，亦长于诗，而尤以图画著声，教士北京大学。歿遗墨迹数十帧，妇黄国巽鬻之得万余金，资其息以养。国巽居旧京，伯严往视之，兵事起，忧郁以卒，年八十有五。中子寅恪，能通梵典，精通诸国文字。昔与予同学巢鸭宏文学院，今最知名于时。

龙阳易顺鼎实甫，一字中实，江苏布政佩绅之子。佩绅以举人客京师，从侍郎王槐荫受性理之学，入官有声，著有《老子本义》。实甫年五岁，为贼所掠，亲王僧格林沁军得之，能书其父姓名，僧王大喜，传致之。八岁能属文，十二而习倚声，年十四，刻其所为词一卷，惊其长老。光绪元年，举湖南乡试，数试春官不第，乃纳资为河南道员。居开封一年，有诗一卷。复为《湘弦词》，自序云：

“碧湘九曲，空灵之境也。朱弦三叹，疏越之音也。帝子欲降，微闻落叶。灵均不来，谁拾芳草？然而芙蓉水仙之庙，雨唱犹留；薜荔山鬼之词，烟讴靡歇。尝击汰江介，攀华木末。寺楼坐久，湖天碧蓝。岩树断处，神灯青绿。白苹花老，鲤鱼

拜风。黄陵人去，鹧鸪啼月。孤蓬寂寥，听风听水之思。九歌缥缈，迎神送神之曲。又或三闾秋士，远游制冠；九疑云君，相思命驾。女嬃意苦，谁家持砧？洞庭天远，昔年张乐。云梦八九，揽之于空阔；烟骚廿五，绎之于杳冥。空青摇愁，冷翠戛响。飘飘乎遗世而独立，泠泠然山高而水深。能移我情，其在是已。仆以恨人，生兹福地。臣里东家，宋玉之所居处；君山北渚，湘灵之所往来。渔卧秦桃，樵炊楚竹。盖将于是乡终老焉。虽其间桂隐不常，萍迹罕定。泔江留滞，雄溪羁旅。乌篷细雨，何处归舟？红叶小桥，有人吹笛。江枫之泪，每渍乎青衫；山木之谣，难忘乎翠被。既乃驾飞龙兮北征，歌闾鼃而西适。黄河远上，津吏敲鼓。紫台径去，蕃儿鸣角。而故乡烟水之气，入入最深；儿时钓游之地，探怀宛在。三十六湾，二十五弦，未尝一日离诸襟抱也。因录三四年间倚声六十余首，都为一卷，题以《湘弦》。昔人谓柳耆卿‘晓风残月’，宜揆谱于红牙，苏长公‘大江东去’，宜传声于铁绰。若仆今日者，短亭箏箏，空滩襍被。青屏六曲，乌啼江馆之霜；冷雁一绳，人卧柁楼之雨。英根越角，逋荡生涯。东舫西船，迷离水调。重以一弦一柱，虚度华年；某水某山，独寻坠梦。美人落月，骑青凤而已遥；故交散雪，盟白鸥而将冷。沙明水碧，抱瑟独弹。曲终入杳，刺船竟去。抚斯卷也，其亦有青峰江上之思乎？”

此序录于《国朝骈体正宗续编》，三十以前作也。中东事起，实甫渡台湾，参赞军事。兵事既定，张文襄促其内渡，自号哭庵。又有《四魂集》。尝以所作《庐山》诗呈似文襄，文襄大赞美之，谓十年以后，同辈无其敌也。文襄与其父为乡试同

年，实甫以师事之。颇导之研治朴学。授以高邮王氏诸书，实甫闭门修习，著有《经义笺撞》、《淮南略诂》数卷。为广西右江道，以总督岑春萱纠劾罢职。复起为广东某道。而革命军起，衣装尽失。间关至京，寓故人姜隐生所。姜老画师，予往候之，以其平生所著贻我，并以南海荔枝见惠，谓可明目。时诸名士多集京师，实甫与恩施樊增祥日有诗歌登诸报章，而采云、碧云二曲，才力相抗。天下谈士，竞言樊山、实甫。实则樊才远不及易也。樊山官参政，禄厚。实甫作印铸局秘书，为袁思亮属吏。后又出任安徽电局事，以疾逝，年五十有七。弟顺豫，以进士为县令。子家钺，毕业北京大学，亦有才名。自予游江湖归，居北京，遍识天下名士，以为作诗歌，才力雄大，未有如实甫者，惜其师友间无唐恂慎、贺蔗农、王茂荫诸人，故其功烈不能遽先达及厥考，又不能淡于荣利，专精读书，故其文学所成，又不如湘绮、鹿门远甚也。士负绝异之姿，生乱世之末流，可不早闻道而重自爱哉？

樊增祥，字云门，一字樊山，湖北恩施人。其先自太高祖某公详见予所著人物志，世为武将。父燮，以永州镇总兵署理湖南提督，为巡抚骆秉章所劾罢，世称骆客左宗棠主使也。至樊山，始入翰林散馆，改知县，宰四川某邑。为诗文雅典流丽，以王闾运命所居曰湘绮，李慈铭名其堂曰越缦，隐示相抗。李气狭，忌王声名出己上，尝著论诋之，王不与较也。樊山与二人诤合无间。有文集数卷，多为骈词，尤著者《西溪泛舟记》、《蚌湖探梅记》、《倪公子所藏山水画记》、《萝溪老屋图记》、

《花萼庵记》、《秋镫课诗图记》、《东溪草堂词选自叙》、《荆州城西晓行诗叙》、《秋江菱榜晚霞图叙》、《澹香斋诗叙》、《草窗诗叙》、《樊园修禊叙》，而为其父六十生日征言启，立词尤妙。

由知县渐擢陕西按察使，总督升允深倚重之。张之洞总督湖广，七十生日，樊山献颂，日用电报闻，三日而毕，传者以为昔未有此也。庚子回銮，樊山入都，入荣禄幕，新政诏令，皆出其手。旋出为江宁布政使，以国变罢官，居海上，与诸遗老倡和。身短小清瘦，面如削瓜，年逾七十，须发无白。居京师，为参政，日以听剧自娱。晚乃为歌诗自适，年八十有几而卒。遗诗凡万余首，常自述其作，树义常丰，述情必显。盖其清切典练，与晚唐名家相近。中外大官，重其夙誉，时以文字相委。闻张作霖入据北京，樊山献《统一颂》，张报以万金。又钱基博著《现代文学史》，云有某显要求文，樊山脱稿，而某不用，因此悲忿以卒。然以欧公为《范文正碑》，忠宣擅加改窜，吴汝纶为左宗棠《神道碑》，左氏亦未刻石。樊山老于世故，中怀淡然，未必因此而不释也。

昔在京师，樊山尝书楹帖见赠。及往相见，述其生平，谓夙嗜有用之书，期裨补于世，至于文艺，特以自遣，非其所长。时易实甫适先在坐，相视而笑。今实甫墓有宿草，樊山即世亦已十年矣。湖北人才，近世金石推刘心源；碑版水经，首推杨守敬；史部数王季芑；词章则樊山为宗云。黄瑞祺笥帙常示我以樊山诗云：“不是天仙亦地仙，五朝阅尽未华颠。妻孥尽道休官好，检点音容胜昔年。”其风格如此。吾友某君以之与袁枚相况。予谓樊山所作判牍，流布坊间，中用新词，杂以小说，